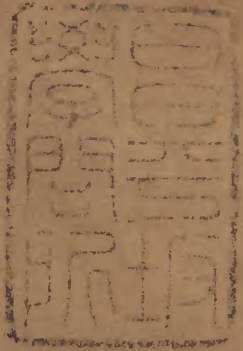


兪州史料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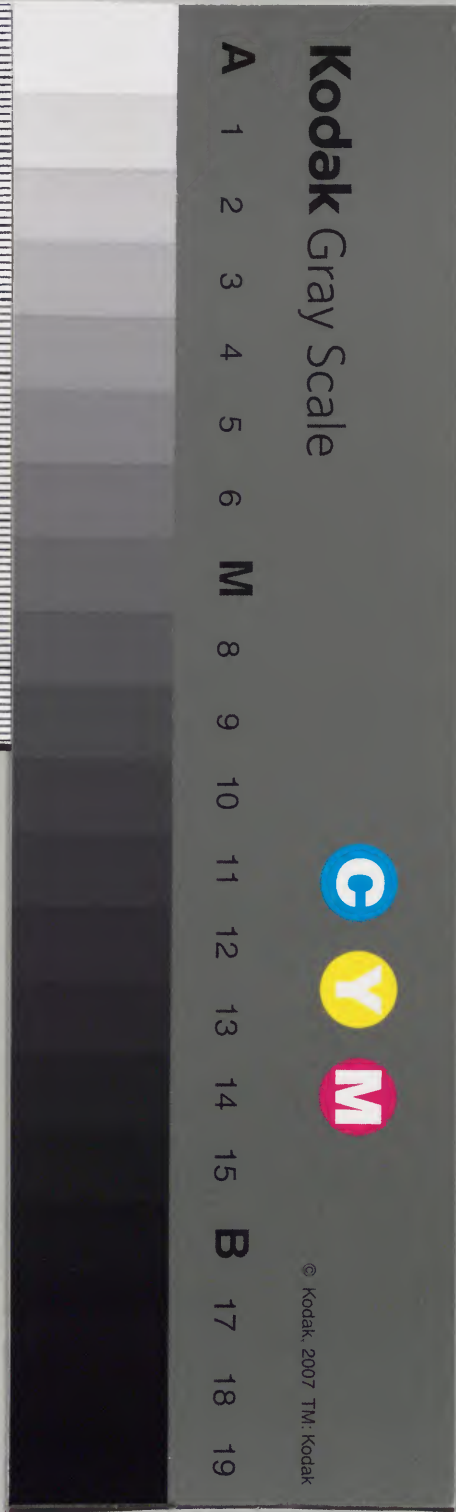


				五	漢
				一	書
				三	門
				八	
				五	
三	一	四	三		
〇	二	八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五			漢
函	一			書
一	三			
九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35	
冊數	30	( 9 )	
函號	287	139	

十四之六





會州史料前集卷之二十四

淺草天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傅穎公傳

傅穎公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元季避亂穎州碭山中為大盜李喜喜所得從破山東焚燒上都宮闕躡關隴轉剽入蜀常為軍鋒冠李喜喜敗歸明玉珍玉珍疑之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為別將忽忽無



所展聞 高帝舟師伐江南而歎曰此吾主也  
也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 上竒之俾為別將  
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逆擊陳友諒  
於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盜  
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徼之禁江口友諒死  
師旋第功最復從 上親征圍武昌城東南有  
高冠山下瞰城中 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  
賞友德即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  
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為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

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畧衡州  
陽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  
將任亮還師淮東克秦州進逼淮安破張士誠  
援兵於馬驢港獲戰艘千復大破元帥竹貞於  
安豐所過焚其積聚 上即吳王之元年而友  
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来寇勢張甚  
友德度兵寡不敵詞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  
自呂梁渡直趣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  
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



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卧捨以待聞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囂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叅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叅議李飲水揚希聖携音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水等裸而酣上怒皆黜之而喻友德曰若擐甲胄出百死一懼之固當而彼士人何為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北征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

謂叅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畧冠諸軍可授選鋒當一面復召諭友德曰漢高帝角項羽而彭越別從山東始汝其弩力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為誘師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東臨清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



北諸隘掩其殘卒獲馬千六百疋牛羊八千頭  
車二百五十輛畧大同而還從狗定中山真定  
皆下畧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  
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士五百拒  
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  
孱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上門關弗及盡獲  
其士馬四萬餘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  
王逐竹貞至宣府敗脫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  
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塵臺逼臨洮降其

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精騎扼其  
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 賜白金文綺從上  
典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  
其士馬輜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鋒出秦州奪  
畧陽闕虜其平章蔡琳遂入沔分兵繇鳳翔入  
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  
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  
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持十炬列山  
上蜀兵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潁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為征虜副將軍由秦隴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不在巧遲勉之友德疾馳之陝集諸軍揚聲出金牛而潛使人覘階文守禦果單弱因引兵出陳倉攀援巖谷晝夜兼行抵階州守將丁世功倉皇拒戰擊走之階州下遂趨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自固友德督兵修橋以渡拔五里關遂拔文州渡白水江所至皆不戰而潰進拔綿州漢水漲乃伐山造百艦而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水順流而下郡邑見之皆解體艦成遂渡圍漢州其丞相戴壽大尉吳友仁等撤瞿塘之守兵以援漢州至則友德已大破其守將向大亨兵謂將士曰援師至不憂也破



大亨奪其膽矣親督勁兵迎擊大破戴壽壽走  
遂拔漢州進圍成都壽等出戰以巨象戴甲士  
前列友德勒強弩挾火器衝之象皆却走壽兵  
躡藉死者亡數而會副將軍永忠德木牌書率  
所部直前破扼江渚進逼重慶其偽主明昇降  
壽等聞之乃籍府庫倉廩反縛詣軍門得士馬  
三萬分兵徇州邑之未下者克保寧執吳友仁  
送京師上大悅曰穎川侯友德冒越險阻首  
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

金二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人猶以為薄未  
厭云是時誠意伯劉基上平蜀頌上不自居  
推勞諸將臣別為文首褒揚友德而永忠次之  
征西將軍不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由西  
路出金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京遇  
元將失刺門突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朶兒  
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進畧甘肅手射殺平章  
不花降太尉瑣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州破  
其守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



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嘗踰  
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德為前鋒虜  
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孛羅帖木兒等  
還軍鎮平北上疏言便宜五事其一謂漕粟須  
轉般至長蘆則河間之卒運而抵通州北平之  
卒運之入省永平之民自雅洪橋陸而運北平  
者道頗遠為通清河涑水故道使其二流民越  
境為邊患不淺宜招撫安輯給以種具復三年  
使其三古北等隘舊以民守一夫應役二夫給  
之費夥而不收實效宜發兵千人之代之戍便  
四關外新附丁口貧宜給衣糧厚卹之使其五  
北平郡歲供億大軍久宜有以紓之便 上報  
口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扈  
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徹侯俱增歲祿  
千石同中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備伯顏帖木  
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  
重無筭其衆縛以降 上將下雲南 命友德  
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



威撫納金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疋上別選內廐良馬十五疋賜之虜見兒不花寇邊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軍達出塞抵北黃河夜覆其灰山寨獲士馬以千計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為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徹侯大將騎步三十萬討雲南軍行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自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并急傳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水寧趣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取貴州道進攻普定克羅鬼犵狓諸苗望風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



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筴勒兵至白石河與相  
距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  
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薄之右副  
將軍馳鐵騎擣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  
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  
歡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搗烏撒而遣  
兩將軍趣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徹  
侯曹震等分道徇雲南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通  
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  
二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  
踴躍思奮乃前為陣蠻麋集友德鼓士騰奮遂  
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得七  
里關以通畢鄯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  
部俱請降威楚曲靖中慶徵江武定及諸路亦  
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  
世分兵取鶴慶畧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  
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牛羊十餘萬  
縱兵搜山谷亡脫者其強首靄翠亦降雲南悉



平時 上前後下璽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中窺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 詔友德王等還京而右副將軍英以數萬衆留鎮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潁國公食祿歲三千石 予誥及鐵券子孫世襲 錫錦綺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再 賜米千五百石以 皇女歸其子忠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暎 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譴召歸留友德撫降虜尋亦召還率辰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韃靼反者東川蠻復叛擾烏蠻山道路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資道築平夷千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 詔還軍駐沅州尋 召還京為征虜前將軍率副將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 燕王出古北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



其部落駝馬輜重 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尋  
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  
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加 賜鈔五百錠  
給兵百二十人為衛再以征虜將軍率定遠侯  
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  
選練精卒備邊 賜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尋  
從 燕王捕諸番將阿失里等復 命同宋公  
勝涼公王徃陝西練將士未久 召還嘗請懷  
遠田千畝 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祿賜不  
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慚而退復出理山  
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揔山西河南兵馬屯田  
公侯在事者悉聽鄴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  
與宋公勝徃北平山西備邊聽 宋燕二王鄴  
制自藍王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不得  
襲封云

贊曰友德之顯以敢力戰也然十不一失身冒  
百死而無一足稱及其遇 真主虎變龍從亦  
不虛下策不虛畫以至列通侯進上公嗚呼天



哉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喑鳴跳盪  
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  
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勲取巴蜀定滇  
策其擘蓋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為涼公  
藍玉其戰功亞友德至上寵任之友德弗如  
也然卒以謀反死

藍涼公傳

藍涼公王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身  
長頰面有勇畧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  
陣所當無前開平王數稱於高帝帝亦

以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戶  
改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  
超為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  
擒其酋瘦脖子鹵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疋牛  
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  
同穎川侯封雲南轉戰平之事見穎川侯傳增  
祿五百石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  
山納哈出降之併降其衆十餘萬遂即軍中拜



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謀虜主脫古思帖  
木兒在捕兇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  
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使  
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方整衆  
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  
而僂之衆遂潰皆請降虜主與其太子太保奴  
丞相失烈門知院捏怯等數十騎遁去王遣精  
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  
十餘人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  
十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疋駝四千八百頭  
牛羊十餘萬車二千餘輛并得其傳國璽書寶  
王金印聚其鎧伏而焚之復破降其太師哈刺  
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千餘疋  
捷聞上大悅使使齎敕諭王比之衛青李  
靖王傲而淫私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  
上特賜王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  
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嗷喏且久乃改封  
涼國公而鑄其過於鉄券尋討平散毛峒擒土



酋刺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  
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五百石 賜鈔  
千錠尋 詔還鄉 賜金帛給兵如穎國公尋  
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川墜馬微傷  
上手詔慰勞之比於中山開平二王尋 召還  
賜米千五百石復出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王  
追捕逃寇祁者孫遂畧西番罕東之地王兵入  
罕東欲大畧番衆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  
帖木兒反使王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  
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栢興王以計誘縛其  
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便宜請增設  
諸衛且請籍民人為兵 上報設諸衛而不許  
籍民遂班師定 東宮官屬王兼太子太傅意  
不樂居宋穎二公下詔曰我乃不堪太師耶王  
故恃 上 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  
民田民訟之御史為置獄王執御史笞而逐之  
度喜峯關之吏以夜不時納王太怒縱兵毀關  
入 上聞之不善也王有間奏請不盡聽退而



金州史料 卷三十四 前集 五  
謂所親 上疑我矣遂謀反為錦衣指揮蔣璵  
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王之  
誅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  
死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  
入蜚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 上崩燕師稱  
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魏國第一世嗣太子太傅徐公表忠傳

公徐氏諱輝祖初名允恭鳳陽人也父曰中山  
武寧王達首佐 高皇帝定天下出入將相

其德為諸功臣冠配饗 廟廷始娶張夫人以  
不冝室卒 上為特繼謝夫 首舉公公生而  
白皙秀眉豐下及長長八尺五寸顧盼有神舉  
止儼雅中山王數鎮北平留公宿衛御家家衆  
肅然 上故心噐之 命理左軍都督府月廩  
祿二十石未幾而中山王自北平還疽發於背  
有間 上命公奉 手詔道迎勞俄而王薨又  
三年而為洪武己巳始 命公襲爵魏國公  
賜誥稱揚中山王之烈而勉公忠以立志禮以



守身恪盡繼承之道尋以皇太孫允攸嫌名  
改今諱明年賜公與諸公各黃金三百兩白  
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俾還  
鳳陽賜第以歲寺入覲尋給兵百二十人為衛  
復賜鈔四百錠明年出陝西防邊自是歲出  
練山東河南卒詔公仍於太倉支歲所受祿  
五千石而還公田於官時故元降將阿魯帖木  
兒乃兒不花與其部衆隸燕王軍中有異志  
為告者所發上密詔王訶實而命公以  
詔徃公之姊王妃也於是悉得其實與王令  
筭併其黨與悉捕送闕下戮之二十九年國  
子學正吳啓言國子師生日黻不為甄別高下  
無以懲勸上命公率禮部翰林院臣詣監試  
其文執分別送吏部詮用公勛臣也上知公  
有文故特寄之人以為榮高皇帝崩皇  
太孫即位時諸宿將且盡公與李曹公俱以肺  
腑領朝班曹公加太子太師公加太子太傅  
文皇帝為燕王時入臨稱疾不拜王屬尊而



功高有武畧擁強兵朝議憚之會 王歸而留  
次子高陽王待 命於邸欲藉公為耳目公謝  
絕之高陽王微聞諸大臣謀有所不利於 燕  
王即夜竊公善馬歸燕公大驚晨白之於 上  
亡何燕師起以誅 君側為名諸徹侯兵徃攻  
之相繼敗始議置大將公與曹公皆當徃時曹  
公有公卿間聲而公終以燕戚屬故見左然公  
一意扞圉時曹公與歷城侯相繼敗燕師日迫  
矣其世子高陽王皆陰餌公為內應公確然不

接乃改餌公叔弟及師攻金川門公猶與常  
公昇等分道出大戰皆不利 京師悉為燕分  
獨守先王祠不從勸進於是錮之私第尋逮下  
獄久之公竟不屈以死時僅四十餘王姊為  
仁孝皇后竟晏駕不敢為公請久之 上追思  
后不已且念中山王功大 召公子欽 子故  
公封還其舊所削祿及廬產蓋百八十年而  
今上皇帝詔悉錄為建文君死事者大以官稱  
廟祀之金陵而公居首



外史氏曰當 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 妃  
 弟也母論成敗之猶匿而公矢節 故主即革  
 命之際小一移志為曹公所為業以元舅居上  
 公備心肺疇能易之公舍而恬然趣死、何决  
 也於建文為純臣於中山王為令子矣 文皇  
 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今以  
 天子又能光大顯融之 先聖 後聖其一  
 成雖然亦可以觀天道焉

舟州史料前集卷之二十五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劉基傳

浙三大功臣

劉基字伯溫處之青田人少穎敏絕群讀書過  
 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傍通天官陰符家言元  
 末舉進士嘗從肆得星曆書留之一日而返之  
 即闇記如流其人驚而歸基笑曰安所事書書  
 不在吾腹耶授瑞州之高安丞故秘書監揭曼



碩有人倫鑒見而謂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  
特殆過之基為丞以廉節著發擿姦伏數與強  
禦挺小民愛若慈父而貴豪多不便者嘗反故  
獄檢案盡得其陰私前檢官以罪去噉而謀中  
基行中書省乃移基入幕府以全之尋與其長  
抗議不合投劾歸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復論  
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基益任誕不持循  
循嘗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為  
慶雲將賦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

後英主出其下非我誰名世者衆掩耳稍遁  
基獨與門人沈與原携飲湖亭沈醉乃別時無  
能識基者西蜀趙天澤獨奇之謂曰公乃受魏  
玄成目耶非諸葛孔明莫能當也為文以王佐  
期基而方谷珍反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  
事與元帥築慶元諸城以逼谷珍時左丞帖里  
帖木兒議招撫基持不可曰谷珍首亂赦之無  
以懲後所赦計獨其餘黨耳左丞曰善以便宜  
進基行省都事與謀谷珍懼使陰賄基基卻不



受持前議益堅左丞乃聞之朝而谷珍悉其賄  
使人浮海至京交關用事者許谷珍官聽之降  
而坐基擅持威福傷人主好生德奪職羈管紹  
興併罷左丞基感憤慟哭嘔血欲自殺門人密  
理沙曰先生自負何若而與匹婦共溝瀆耶且  
太夫人在堂奚賴固持之得不死自是放浪紹  
興諸山水游必有記又多為歌詩自適而谷珍  
益肆橫不可制山越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辟  
基授以兵基且撫且討寇悉平而是時百揆宜  
孫為樞密院判負義幹基與之相掎角軍聲大  
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經畧使上基功而  
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其遷總  
管府判基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  
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  
山中著郁離子以見志衆避谷珍者多依基自  
保客或說基以公才從惡少年數萬據括蒼併  
金華明越可傳檄而下也方氏計有航海走耳  
畫江而守之此句踐業也基笑曰生平惡方氏



張氏刺促狐鼠而今乃效之耶會 高帝已下  
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乃  
豈人力也耶客亡去基遂決策從 高帝而會  
上使使以金帛來聘乃付其衆弟陞曰善保境  
毋為方氏窺也遂與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  
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既見 上陳時務十八  
策 上大悅語基先生有至計勿憚陳吾能行  
之俄偽漢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而軍勢張  
甚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懼擾不決有請背城  
決一戰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至有勸  
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為起入內趣  
召基屏人語曰先生可以有言乎基曰先斬主  
納款及奔鍾山者然後言 上回問計安出乃  
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  
夫取威定霸在此舉也而言納款及奔者何也  
上於是決筴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酌  
基基弗受時 上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奉  
明韓林兒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牧豎耳奉



之何為遂不拜 上怪而問基基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  
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我友諒膽破矣急進薄  
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馬往友諒果遁如基  
料都督馮勝攻某城 上使基授之方畧基以  
一赫蹠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  
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曷  
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啣枚躡其  
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  
青黑雲起具如基言始以為神遂奉而破賊  
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  
有所之質 上難之基從後倚所坐胡床 上  
悟而許之洪都下前是基以母喪告歸 上固  
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始許而以禮官館伴  
賻祭踰等基歸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  
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憂之  
甚迎基入衆即帖伏基為移書諸屬邑俾固守  
以俟邵平章之兵至而悉誅諸叛將基治



輒為人言。上神武必有天下，蕞爾方氏不為  
寶融當且為田橫，而方氏亦素畏基，卑辭以幣  
來，言基白之。上使受而答之，因騰書宣  
上威德，方氏遂請降。上於軍國有所謀，輒馳  
使以書叩基，基事事條答，皆懸中俄驛。召還  
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右丞文忠時為帥，奮  
欲擊之。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  
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  
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  
所，則空壁耳。所留皆老弱，俘追而薄之。東陽  
獲其衆，基既還，京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  
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鯁生，謂士誠密邇且富而  
弱，宜先若為我策之。基對曰：士誠自守虜耳，陳  
氏據上游，稱帝，此不宜。又蘊崇之，取陳氏，士誠  
則囊中物耳。而會友諒復攻圍洪都，上遂率  
師逆擊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利，而尚未決。基  
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而  
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



其於破友諒策筭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  
基國事謀斷弗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  
領之日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  
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基  
入見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  
基曰頭上血衆也而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  
在三日上為傳三日囚待之而海寧降上大  
悅悉以所停囚付基縱歸里熒惑守心群下  
皆惴惴以上且有誅僂基密奏宜下書罪已

以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

上特命

基論滯獄甫決而雨隨注時基最為上所信  
嚮所言無不聽而中書參政張昞寵相軋猶時  
時念故元君欲為元弱明使人上書頌上功  
德請及時娛樂侈大官闕以明得意上出以  
示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昞色動心怨基乃使  
其腹心齊翼巖伺基陰事欲以中基而昞先坐  
事誅司天臺災翼巖遂飛章告基專擅顧所評  
皆取上密旨行或有請而報可者上怒



面詰翼巖等悉得其受杲指狀殊於市 上即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諸大典制封賞冊拜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為額曰令鄉里世世子孫頌劉伯溫也時丞相善長貴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也而適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為 上言李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且汝忠力足任此基叩頭曰為巨室者棟必大即輕易棟而得小者寧無為室憂 上乃解一日 上欲相中書左丞楊憲以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任理為衡而不以財貨乃稱憲寧能無已也問右丞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叅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僨轅破犁犢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毋逾乎牛基曰臣非不自知第臣疾惡太甚又耐繁劇恐孤陛下恩其後憲以恬寵廣洋以巽悞惟庸



以大逆皆不良死而會。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道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而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素暱之請於基得緩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基即斬之丞相大恚恨俟。上歸而訴基盛夏方祈雨。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惜基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侍。

上再。幸鳳陽不能無畫繡意建為中都而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基瀕行謂。上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其後皆如基言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基勲伐。召赴。京師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非所望也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基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亦優詔答。



之時及天象與時務放宜嘗為上陳甌閩事  
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二  
甌為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檢  
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  
以叛而大豪復陰持其變基時使子璉上書奏  
之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相攝相事銜  
基舊語使刑部劾基欲購淡洋地為墓不得則  
創立司之說以寤其人致激變疏上弗問復請  
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  
入朝見上不敢辨唯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  
言歸惟庸俄代廣洋為右丞相尋進左基乃大  
感曰吾安敢希言驗即澹如蒼生何遂邑邑不  
樂以至屬疾惟庸覘上之念基急乃陽為好  
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再覺有物積  
胸中如拳石間以白上上亦不信也又三月  
寢劇使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為文以贈給驛舟  
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基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  
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之母令後人習也



又為一書大畧勸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  
 且寬猛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  
 宜宿重與京師形勢相絡授其次子仲璟曰  
 惟庸方在事上之何益是不久必敗敗則上  
 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基為人剛毅有大節慷慨  
 敢言遇天下利害果勢壯不復反顧而揣摩事  
 計多中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上  
 禮重之呼老先生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  
 房也然卒不以為相封拜亦輕最後上禮亦  
 薄人以為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上誅

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  
 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  
 子薦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  
 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基遺疏拜閣  
 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  
 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傳襲法子樞  
 孫曇魯孫祿至景泰中思基功授翰林五經博  
 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晉授處州衛指揮



使正德中追贈基太師謚文成嘉靖中復封瑜  
伯爵歲祿七百石卒子世延嗣

舟州外史曰世以誠意伯多帷幄契又善天官  
家言相率為神鬼之說傳之徃徃遇實天官家  
言誠巧合命中矣然不明其所繇授死而上之  
中秘雖其家亦無習者世所傳皆謬以故余盡  
絀之不錄大較誠意伯之為人磊落慷慨不愛  
其竒以佐 英主男子哉至明哲保身之微視  
少伯子房小讓矣百餘年而 人主思之三准  
德而復故道抑何篤厚也同誠意伯薦者章濂  
亦至御史中丞著績方面葉琛守洪都死事宋  
濂為學士承旨掌故侍從有聲基之文與濂等  
而材過之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為  
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為大官至高祖夔而仕  
元為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河南  
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  
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為杭人大父文



始仕明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  
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大父俱  
贈少保兵部尚書謙生而頎皙美容止七歲僧  
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母若此兒  
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  
事行學督責諸生過峻爭噪而擣之方誣攘間  
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  
僉事督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噪公者走不  
噪公者留此易曉事也今不罪噪公者而罪不  
噪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意  
悟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  
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  
宣廟前 上必為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  
臺事其御寮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為已弗如也  
按江西辯明誣獄出數百人之寃死者 藩國  
挾和買為市廛害謙復按懲之一方若滌頌聲  
滿道歸復偕錦衣官校搜捕官河之匿私離者  
謙所按覈於權倖不小避扈 蹕下樂安州漢



王高煦既面縛降 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  
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  
而已 上大悅還師第 賞鈔幣與大臣同以  
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  
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  
郎兼治河南山西奉 璽書以往時年僅三十  
三時人榮之謙感 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  
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餼糴民粟  
歸庾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  
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  
初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  
勢將潰讖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  
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  
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  
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其地往  
徃翫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  
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用充溢謙  
于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剴而尤以足兵食明舉



措振綱紀為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是以得行其志它措署多遂著為甲令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得封其父母謙既在官久威畏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伏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為我公死罪幸赦我謙異數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橐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如合薌乾菌裹頭之類足以克內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且交際物之幾何而閭閻短長可畏也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嗾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讞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為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高書與謙畧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



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為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既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詔親征謙與鄺埜上言也先醜暨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柰可

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請毋煩六師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已殘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



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掖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于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為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即死亦不宜濫卹報許卹王既

即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六軍實力武庫兵器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叅馬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羸



米為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揔其機宜進止不効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瑄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官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上者相軋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

慟哭廷諍曰

京師天下本

宗廟社稷山陵

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太上皇帝破紫荊遂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揔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



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  
伏發敗之孫鏗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謀  
謀上皇輦駕遠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  
千計賊遂退有詔褒于謙進加少保總督軍  
務謙固辭言臣以猥薄致位六卿任重才疎已  
出望外今虜寇未靖邊事未寧當聖主憂勤  
之時人臣効死之日豈以大馬微勞遽膺保傅  
重任所有恩命未敢祇承不許謙退而語人  
曰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  
功貴能無重耻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叅將  
許貴奏請遣使腆其幣以款虜而徐為討伐計  
謙謂前者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  
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  
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斃我何似而可  
言和况虜不共戴天讐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  
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  
勢亦不可和因劾貴介冑之臣而委靡退怯法  
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



喝抱空名不義之贄始欲歸 太上而謙之伏  
禍肇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為 京師拱衛  
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  
之而右都督楊俊帥馬父之皆屹然重鎮俄諜  
報虜逼摠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迨石亨  
於鴈門開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  
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畧授  
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抹馬厲士使若將大  
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  
下營空得近而後復沒虜為虜用諸所要挾皆  
寧謀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  
偉誘誅為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時復  
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群臣王直等請  
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  
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  
天位已定寧復有它言和者覲以解目前而得  
為備耳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  
御史楊善以奉使往而 上皇返駕先朝處降



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  
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  
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  
它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  
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譙謂此宣府垣屏也  
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  
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責  
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  
司而以大將鎮之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  
之何以通滇焚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  
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  
則有黃省養又有獐獍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  
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譙獨運號令明  
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勲臣小不中程律即請  
旨切責寃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雷耀霆擊靡  
不惴惴效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  
服譙而歸景帝能用人太上既歸上奉  
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譙以非所職不敢爭



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  
太子太傅且 命兼支二俸群公皆一辭謙獨  
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 上弗許時已已城下  
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媿之乃推  
謙功 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  
三有云縱臣欲為子求官自當乞 恩於君父  
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  
復 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  
為去病監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饗此又  
不許乃置 上前後所 賜璽書袍鎧冠帶弓  
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名  
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 上使中貴人  
興安太醫院蔣重宿視之云治痰必需竹瀝  
上為 親幸萬歲山伐竹以 賜且命計謙日  
用所需悉出自 尚方謙惶恐謝且乞歸 詔  
免朝謁尋 賜璽書褒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  
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  
侯中貴人徃徃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



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為  
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  
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一都督指揮領之餘  
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  
溥為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頰首而已  
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貪縱侈自快謙事裁  
之洪死而子俊恃勇驕桀不可馴嘗䟽請悉發  
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犁其王庭可以得  
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  
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  
語塞後竟以不法為謙糾論削亨有從子彪以  
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為大同游擊將軍以  
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  
謙共兵事亦啣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  
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 太上復 辟甫御  
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  
人舒良王承張永等謀迎 襄王為帝坐以謀  
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鞠日亨



等加鉛鑛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  
意欲死我何益既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  
功若何時徐理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  
謬謙此舉為無名謙遂論斬棄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  
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朵耳者以一觴酌其地  
而慟吉祥志朴之明日復酌慟如故先是杭之  
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  
萎乎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  
代為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上召  
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一遇  
若一身而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  
報甚亟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瑄侍進曰于謙  
在不令虜至此上為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  
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  
獄庾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  
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  
歸憲宗初上疏白寃狀上憐而復其官



賜祭有云當 國家之多難保 社稷以無虞  
 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姦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  
 其枉而 朕心寔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  
 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  
 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  
 尹有幹用聲無子其族繼者數世而至嵩嵩今  
 以都督僉事鎮福建謙為文肆筆立就詩亦爽  
 儻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以授兩吏  
 傳寫指腕為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  
 弇州外史曰北地蓋有李夢陽云其為于謙祠  
 記而曰謙死一時痛之云鷺鷥水上走何處尋  
 魚鱗而當虜之擁 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  
 登陴曰賴 天地社稷之靈 國有君矣至大  
 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 天地社稷之靈 國  
 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 社稷為重君為輕斯  
 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冑  
 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 太上之迎復謙不為  
 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



御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不遠則  
去夫 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  
之漢高而謙能得之 景帝乎哉 天命所皈  
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焱發元勳甫就膺此  
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天乎不十載而  
旋定旌與雪偕媿矣 純皇帝之為純也令後  
世思 君臣矣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之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  
一侍日講脩 國史會典累官南京吏部尚書

有長者稱母曰鄭夫人當娘而王母岑媪夢神  
人袞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驚悟聞啼聲  
則已生守仁岑媪以語王父天叙名之曰雲五  
歲尚不能言一日出從群兒戲有僧見而撫之  
曰是非凡兒柰何名泄之耶王父悟因為更今  
名即能言而讀書即過目成誦十一歲嘗從父  
華北上過金山試之詩得二絕句皆奕奕神韻  
崔者爭游客熟視之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歸



塾曰少年貴當極人爵立非常功名且徧閱它  
弟子語其壽夭貧賤後皆驗而守仁自是稍受  
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  
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  
何父華聞而歎曰異哉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已  
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  
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  
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其經術秘文益大進而  
益好為兵凡三舉而為會試第二人遂登甲榜  
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則夢威寧伯貽  
之寶劍既葬而其子出威寧伯所佩劍為謝則  
宛然若覲矣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土  
邊守仁為策得八事上之其言皆警剴報聞尋  
授刑部雲南司主事當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  
侍郎家畜豬飼以囚食甚脂守仁悉殺以享獄  
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事竣游九華諸  
山有所遇遂好神仙之術明年引疾請告前是  
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泰州儲燿



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為古文  
 辭名籍籍已而厭之曰滑我精耗我神我且為  
 之役耶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習之久  
 而有若先知者衆譁且以為仙而無所得遂游  
 南屏虎跑諸刹與諸禪衲偕徃徃有所發明義  
 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爾聘之主試  
 程式文皆出其手遂為諸省冠而所得亦多顯  
 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中貴人劉瑾等  
 上為御遊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僅喬

音捕置詔獄守仁上疏謂君仁則臣直銑等  
 以言為責如其善自宜嘉納即不善亦宜包容  
 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攣  
 載道即陛下非有意怒絕之而下民無知妄  
 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  
 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旨俾各供職如故  
 適足以廣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瑾  
 斷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復蘇謫貴  
 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尾



之急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  
入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  
木為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講學所治經往往  
取心得不必與前訓故比矣提學副使席書與  
守仁談而伏創書院命諸生師事之又明年瑾  
伏誅擢知廬陵縣至則選里正三老委之詞訟  
而摠其凡罔囿空虛也若立保甲清驛供社巫  
賽定水次允絕鎮守橫斂至今守之為甲令云  
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覲事成留為吏部驗計  
司主事已同考會試始講知行合一之學與增  
城湛原明友而朝賢有師事之者矣遂超為文  
選員外即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為  
吏部器守仁而驟用之其年進南京太僕寺少  
卿分署滁州從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以存天  
理去人欲為實功搢紳之士非薦信其說則怪  
之以為迂僻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為兵部尚書  
用事獨竒守仁才以為不世出會南贛汀漳等  
處俱有山賊憑險阻為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則令行  
十家甲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勅  
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為慮也而守仁左  
右及麾下將校至郡邑輿臺之類又多為之耳  
自守仁微得老隸最黠者致密室而脅之曰汝  
自知當死不肯為極言賊情實吾賞汝隸迫則  
盡吐賊情實守仁笑而賞之乃故為不可測意  
在此則示以彼或更在彼則示以此每令形家  
者擇吉日出師則復止之或將發復不果以多  
方誤賊而陰勒諸兵備道募選郡邑材官力士  
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參而身教之擊射  
明賞罰以勵之時初戰破賊於長富村追之至  
象湖山會閩廣兵至且合賊迫潰圍而出指揮  
覃桓縣丞紀鏞戰死諸將懼請俟狼兵至而後  
大舉守仁怒責之曰戰小剉何損且兵豈不足  
耶而需狼兵乃親率所選士進屯上杭佯諭諸  
道姑以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而再舉謀賊懈  
即分兵為三路約以同夕銜枚進中軍奪象湖



之隘方大戰而奇兵乘間發遂大破之閩廣兵亦盡破其巢四十三所斬獲大酋詹師富等七千有奇賊屬牛馬輜重無算捷上因請立崇義縣治盡得賊之要害地而耕之報可加歲俸一秩賜銀幣而前是守仁謂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用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

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歎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奏改提督軍務兵馬糧餉悉聽便宜區畫用兵進止不必奏聞文武官逗遛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是守仁得益展材用立兵符申約束且為文撫諸賊詞旨排惻懇至而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相率皈命矣已遂進兵破橫水賊擒其大酋謝志珊等五十六酋斬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



人因使使諭桶岡賊方狐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擒大酋藍天鳳等三十四鹵斬從賊千一百級俘賊屬數如橫水時瀨頭賊尚強而其酋池大鬢等尤黠桀故與降賊盧珂等讐守仁使使以牛酒諭降之乃報曰大鬢等欲歸死而盧珂等將乘隙而掩我家室今者不解甲以自保耳守仁乃陽移文責珂志高等而珂志高等急上變謂大鬢等實挾詐以老我王師且列其寇亂狀守仁復陽怒杖責盧珂等下之獄而諭之情復以新曆給大鬢等且諭使來見大鬢乃語其腹心曰欲得伸必先屈贛州伎倆我亦欲先勘之遂以其馘勇九十二人裹甲來見守仁為慰諭宴犒之館於祥符宮使更新衣習禮供張儲餼甚設大鬢等喜過望至正元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鬢等魚貫入即僂之姪無一脫者遂出盧珂等於獄使之歸發兵為鄉導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瀨頭石門覆其巢三十餘擒大賊五千小鹵斬從賊二千



餘餘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  
精卒七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  
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  
大軍盛之皆就縛守仁既已盡得賊地相險要  
增設和平縣治如初捷上進右副都御史予  
世官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守仁念非王瓊  
精心任之毋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  
容口而內閣首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  
守仁雖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儒生講學最後  
乃為致良知之說直指本心自然最簡易痛切  
乃至欲盡廢學問思辯之功以行誼一切皆粗  
跡其始頗推鵝湖謂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  
所詆在朱氏自致良知之說行天下高明之士  
樂于頓而惡檢束者喜其便直推以上接孔子  
而拘方者不能無呶訾矣時寧王宸濠謀不軌  
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腹心劉養  
正徃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以弔詭而守仁  
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為人



語兩不合而罷時福建軍人進貴殺官吏以叛  
聞詔遣守仁往勘處尋事已平於是守仁取  
道南昌圖歸省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  
燧按察副使許逵劫府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  
士實等守仁聞變即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逆  
之守仁入於漁舟得免是夕抵臨江又三日抵  
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守仁起兵討宸濠守  
仁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暴  
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

希儒自嶺外復

命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

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曰南京空城耳  
而實無備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  
乃為檄檄諸郡邑使備餉云准兵部咨題

請都督許泰卻永以邊兵四萬由陸取鳳陽道  
都督劉暉桂勇以京邊兵四萬由水取淮揚道  
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自南贛發楊旦以兵八  
萬自廣西發秦金以兵六萬自湖廣發皆會趨  
南昌所經由闕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為蠟書



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為為國至意第  
從吏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  
之謀示將斬而令黠校監者偽若與宸濠款泄  
而縱之宸濠微得書檄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  
正謀則皆勸之疾趣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內疑  
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留  
少兵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  
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諜知  
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至樟樹鎮使精卒四

百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廠者躡之至暮士蟻  
附而上遂破擒其宜春王拱樛中涓萬銳等千  
餘人宮人多焚死守仁猶在後軍質明而始知  
之建大將旗鼓入城申約束拊循其脅從吏士  
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守仁留二日即發兵躡  
宸濠宸濠時為安慶所抗氣稍沮而驟聞南昌  
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  
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  
來為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為十餘軍



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與其前鋒遇於黃  
家渡文定等佯址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亂邢  
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群  
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  
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  
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益爭  
奮賊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  
懼乃聯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  
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

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沈水死遂擒宸  
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數十人斬首  
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浮尸衣甲器物亘十餘  
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捷聞宸不下前  
是守仁上宸濠偽檄未謂陛下在位一十四  
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  
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覲  
覲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興言  
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



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 皇上  
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  
傑之心絕跡巡遊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  
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  
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  
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  
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  
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  
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  
塘而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  
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  
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  
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  
曰吾出為群小在 君側欲左右調護 聖躬  
耳非為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  
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  
謁 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 命乃還南昌而  
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守仁不待故縱其卒



傲守仁欲以為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  
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諧之 上謂  
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  
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 世宗  
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  
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  
機務遂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  
華亦得封如之時人以為榮華尋卒守仁憂居  
而從游者益衆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  
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為偽學者有以下南昌  
縱士鹵掠及得寧邱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  
通宸濠謀策兵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  
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  
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  
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 溫旨慰諭不  
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  
以議禮得幸 上力稱守仁賢而復為言之張



金州史米 卷三十五 前集 七  
璉霍韜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躪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鏞討而誅之其二子挑別將盧蘇王受各擁眾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召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江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等亦素懼守仁威名窘甚守仁意

不欲多殺既抵南寧即上疏請一切撫綏而以便宜悉散其眾而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之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眾掃境叩南寧為四營而各挾其心脅數百人入見守仁為諭之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為伍伯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為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誅因蘇受兵以攻斷籐峽寇斷籐峽者即大籐峽其中諸徭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里數出流劫郡邑自韓雍大征



之後無能平者守仁使盧蘇等為鄉導挾永順  
保靖二宣慰土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敵者三  
千餘級鹵其男女牛馬資械以萬計守仁方欲  
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次第上疏而病矣始  
報平盧蘇等 詔賜金幣遣行人奉 璽書獎  
諭而及是平斷簾捷上則 上以手詔問內閣  
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  
一清等不知何所對守仁之起由張璉桂萼薦  
萼故不能善守仁以璉強之而後萼長吏部璉

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慕貴喜功名風守仁以取  
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者雅知守仁而會黃  
綰嘗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  
指一清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  
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  
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萼覘 上意不悅守仁  
因奏參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  
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已傳世襲且盡停其他  
卹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久之 上怒解始得



襲錦衣衛副千戶陰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謚文成 賜葬予祭及贈誥詞推明為元勳聖學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而好古文辭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能工也既以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勳迨有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又其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烏合寵豪儁待宵人蹈險出危倣儻權譎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為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為一切宗旨云

弇州生曰見長者言與守仁辨不能不心折也即不心折亦不能有勝退而讀其書則平平耳今天下之好稱守仁七八也間有疑之者以其學故若乃起義旅擒叛王不使九重之尊輕與匹夫角而大事定其功孰能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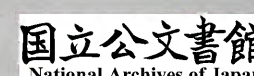
與西夫前而大率多其以武進... 其學效法... 王不勤... 八重之真... 今天下之秋... 二十... 八... 聞... 之... 不... 以... 亦... 不... 誰... 有... 都... 而... 濟... 其... 書... 限... 平... 年... 且... 余... 以... 主... 曰... 良... 壽... 言... 與... 中... 二... 較... 不... 誰... 不... 以... 於... 也... 以此... 為... 一... 以... 宗... 旨... 示...

晉公之用... 味... 善... 味... 惡... 皆... 身... 味... 為... 善... 夫... 惡... 皆... 蘇... 蘇... 不... 之... 信... 州... 人... 亦... 無... 善... 蘇... 蘇... 皆... 以... 之... 體... 有... 善... 旨... 惡... 奔州史料前集卷之二十六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王驥揚善徐有貞傳 文臣傳

王驥字尚德其先太原家大同之宣寧尋徙東鹿為東鹿人世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歲進士驥為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畧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群臣奉職不贍而給事





中職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奉命鎮山西無飭邊備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為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撈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驥而怯都督將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修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柰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



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  
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  
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  
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  
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為平  
羗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為監督討阿台  
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之謀虜營狼山等處  
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為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  
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  
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渡黃河遁去貴等追  
敗及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  
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  
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  
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  
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渴死而任禮兵亦  
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  
集乃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為鄉導窮追五百餘  
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



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刀力溝得右丞達以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司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歿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苗事請使使撫諭之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紬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驥摠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乃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墩州欲畧景東諸處叅軍兵部郎中侯璉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畧請遣叅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捧



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  
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  
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叅  
將官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  
將刁放戛刁招漢父子虜刀門項斬馘五萬餘  
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卜江通高黎貢山道  
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  
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為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  
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為  
七營相救驥貴遣劉聚官聚分左右翼緣嶺  
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  
等乘勝進戛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  
其衆陣於泥溝箐復敗其衆陣於水毛摩泥寨  
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  
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  
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  
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  
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



留所部兵畀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常即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常即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請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賚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遠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為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圍之賜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六  
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  
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  
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計之然緬甸卒  
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為解驥等無如  
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  
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 京師加祿定西侯  
歲五百石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丹保  
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亡見績  
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而定西侯亦病死亡  
何西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  
士卒虜不敢犯久之 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  
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摠督軍  
務偕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  
西岸驥作浮梁以度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  
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  
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而稍損於前  
一衛訓導詹英者官其地上言驥等輦重至後  
夫六百人多散綵幣於其屬使責重報鹵蠻暨



輒聞之以為已役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  
 相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涉山  
 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既渡  
 縮胸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等俟賊解散多擄  
 漁戶以為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揚國忠以  
 捷聞也 上為之下兵部會法司議請御史一  
 員直抵其境會巡按御史勘報 上不許然業  
 已獎勞驥聚 召還京矣至是停獎勞 勅勒

聚還而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刻  
 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修之加歲祿百石土木  
 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 景帝  
 初召為摠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  
 素習媮戒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  
 為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  
 請 上雖以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闈人  
 俱令籍入宮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  
 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  
 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 太上皇



於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  
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為光祿餘如故數月復  
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  
子瑞嗣至今不絕一絲添尚 嘉善長公主拜  
駙馬都尉驥奉 太上皇之歲而文臣楊善徐  
有貞亦封伯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而北平後北平進  
稱順天而善為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不  
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為人策事時年甫十七  
而 文皇帝起義兵則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  
禮舍人從事睥睨間 文皇帝即位之明年  
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  
署丞選侍 昭皇帝於 青宮又八年進右寺  
丞又六年進為卿善備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  
鍾每朝謁引進奏時 上目屬之而又重文翰  
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皆  
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  
宴賞則善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



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胝不為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而是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邪衆愧為之止而朝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李實皆以庶僚假卿佐以往皆不得要領而李實得一見太上頗倨而其辭戇然虜始挾太上請我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為虜酋也先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然絕不為奉迎計亦不與善一錢而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釦之類以往既至而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而詭善曰土木之役為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



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一不為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今  
者南征之士悉歸可餼十萬而又募中外材官  
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  
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  
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迹穿刺客林立夜度  
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  
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懽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  
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略

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  
太師所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即稚子亡弗賚  
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  
攻何也也先曰然則柰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  
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  
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  
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  
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  
幅不足者諸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



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也先  
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  
剗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  
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  
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  
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  
者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  
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  
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

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  
况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  
悅曰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糒  
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 太上皇 太  
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  
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顧其下曰咄  
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  
與善歸而 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  
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其從行



子弟有得官者易 東宮加太子太保時 太  
 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法  
 然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  
 益稱之善始事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吉祥  
 等而與石亨比會 景帝病善伺知亨吉祥有  
 迎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 太上  
 皇即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  
 歲祿一千二百石 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  
 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  
 為勲衛一為指揮僉事一為千戶一為鎮撫而  
 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  
 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軼埒又嘗陰  
 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  
 上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  
 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 上漸踈絀而明年善  
 亦卒矣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子宗自勲  
 衛襲四歲例奪爵為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





金州吳米 卷二十一 序集 三  
公主授駙馬都尉善雖負才辨以巧取功名而  
儉忤多岸谷其為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  
亦坐事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  
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 上遂誅朴而  
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僇而陳循等之竄皆  
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為崇而李實者時以  
右都御史撫湖廣 中旨奪職為民

徐有貞初名瑄字元玉後改今名蘇之吳縣人  
生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穎敏絕世十二  
三即能為古文辭以其業贊都御史吳訥太子  
賓客胡儼皆賞異之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是歲  
以三月選進士尹昌等為庶吉士僅六人至十  
月而復選庶吉士得十三人有貞居首命學士  
王直教之 上甚屬意焉居二載特為御文華  
殿試之有貞仍居首即授翰林院編修預修實  
錄玉牒進侍講有貞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  
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  
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待



職而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秉者  
新方從事西南夷而不虞北有貞憂之上封事  
千餘言皆關係國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  
下所司議行久之也先犯宣府大同諸陵中貴  
人振挾上址伐且啓行而有貞指天象謂所  
親曰茲行也必敗上不歸矣已而敗問至  
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謂有貞知兵 邠王時  
監國 召有貞入使大璫與安等問計有貞為  
言紫微垣俱已動急乘虜之未深而還故都為  
便興安等不以為然而尚書于謙廷請斬倡南  
遷者刑部侍郎江淵亦自稱知兵次入對以固  
守之說進得直文淵閣而有貞屈矣然猶以才  
舉行監察御史俾鎮河南以備緩急援有貞請  
於執政者必便宜行事易 璽書而後發時所  
治彰德而郡民驟聞變爭亡匿山谷間有貞擇  
倅丞之屬素見信者使拊之皆歸業有貞乃建  
牙募兵八衛且萬人然多太行群盜有貞厚其  
餼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然使自相團結而



不籍其貫址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為官  
用會虜敗退有貞罷鎮徵還京師充經筵  
講官進右春坊右諭德仍無侍講有貞既負材  
譎急欲大顯用邑々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內閣  
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先生帶且玉矣居無何  
循加少保心喜有貞數為言之上不答國子  
祭酒缺循以為言上曰是徐瑄耶南遷之謬  
也而可長成均也有貞久不遷不能無望循々  
見之第云君無仍舊名而已有貞悟始改今名  
無何河決山東之沙灣凡七歲隨築隨決餉道  
沮而役卒疲甚乃議進有貞為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而水  
暴漲公私之艘畢達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  
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  
汴循大河道濮范還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  
至乃為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金堤  
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於大澤之潭踰范暨  
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汴用平水勢水



勢平凡河流之傍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  
長各萬丈捷以水門繚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  
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  
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水性  
平濬漕渠至數百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魏  
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  
於海蓋三年而告成有貞嘗欲築一決口下木  
石則若無者而恠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  
徃叩焉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  
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  
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溶  
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夫有  
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  
而景帝召對而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駁  
用矣不能稍自制而比於石亨從迎太上皇  
於南宮始亨與許彬善以謀語之彬曰善應天  
順人功莫大焉雖然彬老矣無能為也必徐元  
玉而後可亨乃謀之有貞乃復指天象曰豈其



復爽耶遂與謀決南宮錮而太上皇復辟捕于謙等下之獄有貞之銜治河命則閣臣商輅有力焉至是併陳循等皆弗能救而從之下石即日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于謙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於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為言之上曰為我語有貞但僂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上乃下詔封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歲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為錦衣衛指揮使遂進兼華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事賜貂蟬冠玉帶公服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張軌等埒特上既以虛已委有貞而石亨與中貴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積不能平而私矚上於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抑之且為上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為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糾亨吉祥侵占民田不法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合乃獎瑄敢



言俾覆覈所侵田於是御史張鵬等遂具草悉  
糾亨它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  
以告亨亨馳訴於上謂鵬乃已僂亮豎永猶  
子結御史為永報讐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  
御史面詰之諸御史具亨事俱有驗上怒曰  
亨即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  
連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皆下獄亨  
復訴於上謂有貞賢寔使之於是併下獄  
具有貞謫廣東右叅政李賢謫福建右叅政

御史獨楊瑄張鵬成而九疇綺等從輕比謫矣  
尋以李賢素謹重不預情留之有貞既行而有  
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  
復訴之上謂有貞實又使之逮歸置獄拷窮  
極鍛鍊無所得而摘其詰詞續禹神功語謂為  
所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為  
黔首發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謫金齒之四年而  
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是慘於我且  
歸而石亨益死獄家籍有貞以赦還里而又二

卷之六 前集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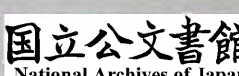


年吉祥之族滅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上思我必且召而上竟弗召也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惜于謙才甚於有貞其冤有貞又不如冤于謙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竟鬱不得志而死

弇州外史曰是三伯者而皆材人也靖遠材而欲武畧則優興濟材而巧武功材而躁其隱技忍割偕有陰慝然而靖遠差寬之矣不然以麓川之三役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也武功之占候奇矣其事再驗一不驗幾遂悞國世之所謂不祥人也耶

王越傳 文臣伯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濟人少補諸生長軀七尺餘風骨奇邁博涉書史為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為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畧睥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恠





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  
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閱而得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  
於是繇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 英宗復 辟  
日視朝觀越進止與秦對數日屬之時冠深長  
都察院東濕僚吏亡當可者而越於臺事精所  
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留縮諸道章奏  
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益藉 尋大同有虜  
警當置巡撫以其薦 上憊其貌寢罷不用而

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  
吏部乃請徵越 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  
袂 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  
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  
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為經久計尋以  
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  
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窰川俘四十餘  
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  
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



選驍勇跳盪武騎為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  
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  
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  
再設伏徼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  
是詔武靖侯趙輔為平虜將軍統大軍與越  
相繼逐虜輔行則已病而越復謀知虜滿都魯  
孛羅亂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而分寇西路而  
其妻子營於紅藍池乃率總兵許宣等以精騎  
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  
千餘為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  
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  
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  
等行剽至帝州頗有所獲欲歸而遇諸鎮兵邀  
而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  
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  
歸則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相顧慟哭遠徙不  
敢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  
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奉同李賓



掌都察院事無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己出為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為請進兼兵部尚書以餌之乃已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訶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乃乘間與之納好甚密而直方欲誅建州夷以為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也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而身監其軍俾陳鉞參焉而不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益豔之乃謀於直以虜首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為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為總督直仍監其軍越念直之誅建州永與征行而不先露使陳鉞擅其功恨之乃為直謀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謀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



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  
破之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  
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 詔班  
師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  
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  
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  
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列大學士  
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俱許之向是益精心事  
汪直而陳鉞得為兵部尚書 上嘗曲宴而內  
伶為戲者以貴人裝两手各操金鉞恣睢前問  
為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  
不能一步 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  
師至榆林甫三日 召還毋論有司供億百費  
而戰馬萬七千死死者已五千亡功自如於是  
亦懼而與越比事汪直矣尋復 命越等出師  
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  
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死 詔



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  
後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上  
以直在事欲貴重之故而越改掌前軍都督府  
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  
改右班或可得侯不復有薦紳念而萬安劉吉  
等稍側目越矣汪直亦為其儕所忌惡遂復  
命越為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  
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  
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  
之於塔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大衆梁延綏總  
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  
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  
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  
鎮大同不獲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  
萬安等乃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  
許寧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  
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  
御史論紘直八罪因併紘越詔削越官爵追



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  
使時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為奉御一  
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  
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瀟  
侶鍾等皆為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鼎  
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  
狀會有為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  
恒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恤下財  
往來若流水不之問籠罩顛倒豪傑不知所從  
入皆願為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神鬼  
故不復特名樵軍行過陝西秦王宴之奏伎  
越語 王下官之為 王吠犬久寧有以相酌  
否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四  
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訶虜還即召入與  
談虜事甚暫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  
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卮予之已又談  
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予汝自  
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



虜帳也將至而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  
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  
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  
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于戶越之在安陸與還  
濟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而其於功名志不  
小衰會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為上言  
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為臺諫所論阻時西  
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控制之庶於進  
止便凡再薦弗稱旨時屠瀟為吏部德越而中  
貴人廣史之以越名上遂許之 陛見 上慰  
諭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  
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  
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即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剽  
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  
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  
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 上雖雅重之  
不為報而越坐憂悴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  
傅謚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



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弇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而穢其行

夫以越之阿私中人啓邊釁耗國本即有功

細不掩罪何貴哉然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

如越者揚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使居明世亦

可以鞭箠使哉

寬政庚申

寬政庚申

備有以進太子太子外無立時時史歸附甘肅

貴人與史之心越等王茲信之。斷長之土



